



一年天下

争
天
乱
局

踏
血
而
行

典藏版
(中)

煌瑛
著

一年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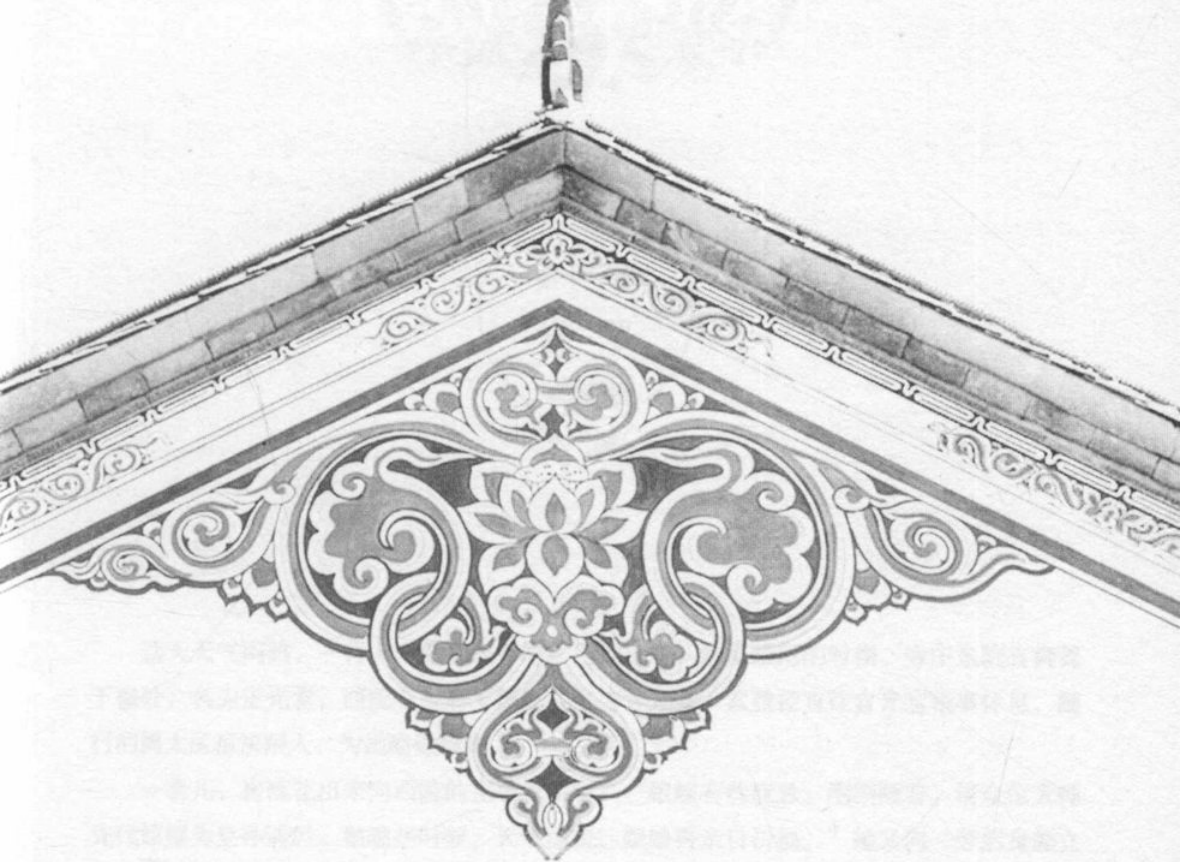
典藏版
(中)

煌瑛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
Staread
星文文化




目 录

256	224	191	170	125	118	098	066	038	001
第二十章·数九	第十九章·冷箭	第十八章·窥探	第十七章·步天	第十六章·争天	第十五章·立誓	第十四章·许愿	第十三章·出阵	第十二章·困兽	第十一章·修罗



第十一章 修 罗



这天天气闷热，一行人来到皇极寺时，已近正午，恰是最闷的时候。寺中东院有御驾下榻处，名为正光堂，西院有皇后下榻处，名为含光堂。素盈径直往含光堂稍事休息，随行的周太医很快跟人，为她略做检查。

一会儿，崔落花出来向西院的主事尼吩咐：“娘娘有些疲惫，刚刚睡着。请诸位大师先代娘娘为皇孙诵经。稍晚些时候，天气凉快，娘娘再亲自祈福。”她又向一旁躬身侧立的素涓说：“娘娘吩咐，你先去僻静的殿阁中为柔媛抄《金刚经》。晚些时候，娘娘为皇孙祈福完毕，再去为柔媛诵经。”

不知不觉，天色暗下来，起了风。宫女们轻手轻脚关好门窗，却见皇后动了动，醒来慢悠悠地端详天色，说：“今年的雨水可真多。今天看样子回不去。向宫里报一声，我今晚在寺里住。”

一名宫女自外面进来说：“娘娘，有人求见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她说是相府来的，可空口无凭。她说有件事，说给娘娘一听便知——她有幸搀扶过娘娘一次，在那之前，连比茶碗更重的东西都没拿过。”

素盈心下纳闷：馨娘的身份不配入宫拜见，赶这个时候跑来，恐怕是有特别的事要说。这么要紧，多半是坏事。她心里猜着，笑说：“宰相家的人，不妨事，让她进来。”

乌云沉沉，天光暗淡，屋内沉入昏暗。宫女们正掌灯，忽然一声巨雷，雨哗啦啦地泼洒下来。疾风携雨，横七竖八地吹，一气冲开门扉。馨娘随风进来，一头一脸的水，可并不显得狼狈——美人即使那样水淋淋地站着，也照样把旁人比了下去。素盈一看见她那张脸，心里就觉得沉甸甸的。

她向素盈行了大礼。素盈笑着问：“你怎么专程跑这儿来？”

“听说娘娘来祈福，奴婢送一样东西为娘娘助兴。”馨娘笑了笑。不知是冷还是紧张，她的脸色略微有些苍白。说话时，取出一个锦囊呈给一旁的女官。

女官捏了捏，正要打开，馨娘慌张地说：“里面的东西关系重大，请娘娘一人过目。”

女官正要斥责，素盈已笑起来：“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真是要紧的东西，你不该这样给我。”

馨娘脸色更白，提高声音说：“若非事关重大，奴婢不敢亲身前来面见娘娘。”

素盈看了看她，向女官伸手，接过锦囊，打开看见一张有字的纸条。她使了个眼色，女官与宫娥各自退去两三步。

素盈抖开纸，单是看到题目心就沉了下来：《缙城感怀四首并序》。

电光一闪，满纸黑蛇要来咬她的手。素盈用力攥住，序言在褶皱里跌宕起伏——

“恶云弥空，恒日不消。天光远隔，难辨昏晓。祈好风来扫四野，天不解兮降狂飙。”

她嘶地吸了口气，对满纸不加修饰的大胆抱怨有些震惊。腥风盗瓦，污雨欺花。这是骂她偷了丹茜宫吗？素盈暗自冷笑，飞快地向下看。

“兰摧蕙折，星失月迷。中夜凄凄，悲心催发。苦茗已冷，残香方散，笔生愁，笺生哀。望帝京烟胧雾遥，前生梦幻，随风寸断……”

窗外雷声轰鸣，恰好应了那纸上的风景，原本沉重的哀怨显得更真切几分。只是字迹落拓，素盈认不完全，几十个字的序言，磕磕绊绊看不到尾。她定睛看，发现是她自己心慌意乱，目光拧了一股劲似的不肯向下看。

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，去念废后的新作呢？她埋怨自己，可是无法遏制地想要知道那女人在抱怨什么——这些抱怨，将传到皇帝耳中，就像此刻传到她眼前。她有多烦恼，他就有可能多垂怜。

他的心疼不疼，和她有什么关系？她更加懊恼。又想，废后素来以赋诗的才能闻名，这种写出来给人看的凄惨，将刻意散布天下。多一个人为她失去丹茜宫而扼腕，素盈失去它的时候，就少一个人抱屈。

素盈努力地读着，读了太久，旁人都不知她为何陷入漫长的沉思。

一道耀眼的电光晃过，素盈闭上眼睛，轻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素若星不愧是当了二十年的皇后，懂得逼到皇极寺跪泣，也懂得无法获取皇帝谅解时，她需要让全天下都相信她是蒙冤，同情的声音多到帮他确信，一开始就是他弄错。

直到接她回宫变成顺应民心。

素盈命馨娘上前一步。虽然雷声隆隆，她还是放低声说：“我当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东西呢！这犯不着赶一个鬼天气跑来吧？”

馨娘的微笑中透着冰冷：“想对娘娘说一句，有人在右手上吃了亏，改用左手了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诗是写给娘娘的夫君。”馨娘似乎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娘娘不介意吗？”

素盈暗暗地苦笑一下。她和他，并不是世俗的夫妻，这种事情有什么介不介意呢？跟

馨娘说，她也不会懂得。素盈将纸折起来，越折越小：“别说是一张纸，就算你拿给我一本诗集，能怎样呢？我管不了别人的心。”

这句话，馨娘仿佛深有感触，眼神凄凉，怅然说：“娘娘豁达。可是别人的心，却是我的命啊。怎么能不管不问呢？”

素盈不由得浑身发凉。这傻女人打什么主意，她能猜到——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能力反击情敌，那些做不到的，总需要仰仗能做到的人。但皇后不是她打鸟的石头。她们两个都只是别人的石头。

“你怎么傻到这地步？”素盈看着馨娘，很难说她哪里更傻一些——是将宰相的心视作性命，还是背着宰相跑到皇后面前搬弄是非。

馨娘垂下头，说不出话，眼泪不停地落在膝上。素盈不想看她在这里哭，正要命人领她出去，忽然听她哽咽说：“奴婢也曾有孕，两次。”素盈警惕地盯住馨娘，发现她的神态不像是弦外有音。

“相爷不准留下。”馨娘期期艾艾地说，“我这样的人，原本也不敢奢想。可是上一次他说了真心话。他说——万一长得像我，见了徒增伤感。”

素盈对宰相家的事本不感兴趣，突然听到这话，却不能不惊诧，急忙挥挥手，让周围的宫女们退出去。

想起失去孩子的惨痛，素盈手脚冰冷，不由自主地打哆嗦。据含玄在馨娘身上寄托了一个影子，缔造了一种在真实中绝无可能发生的关系。幻影不该开花结果，否则会变味，提醒他：她是另一个真实的人。为这种无聊的缘故，他竟把馨娘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幻影。

“丧心病狂！”她情不自禁地咬牙。

得到皇后的怜悯后，馨娘一口气说：“我起初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少夫人无意中说起来，我像那个人。若是嫌弃我出身低微，我也认了，竟然是这种缘故！”

“可是你……”素盈感慨道，“你得到的荣华富贵，也正是因为这长相啊！”

“我现在知道了。”馨娘的大眼睛转向素盈，闪电映照在那两枚漆黑的瞳孔上，仿佛目眦碎裂，又似仇恨之火喷薄而出。

“原本我为美貌沾沾自喜。林将军要拿我替谢将军换个前程，我还得意呢——幸好生得美，不然哪来的富贵运气！原来在相爷眼里，我不是我，也不是个人！就因为他的魔障，我余生只能次次承受堕胎之苦，在鬼门关徘徊？这是我珍视的脸，我却恨得不想看见！”馨娘无法克制胸中气苦，呜呜地哭着，匍匐在素盈脚下。

素盈发了一会儿愣，低下头看手里那张纸，叹口气说：“今日之事，我设法劝说相爷不同你计较。到此为止。你是谢将军送给相爷的，倘若再胡闹，连累谢将军，我不会饶你。”

“关乎谢将军前程的，早就不是我，是娘娘。”馨娘怪气地笑了一下，“谢将军转迁

丹茜宫卫尉，难道是看我的面子？”

素盈心中忽然一颤。据含玄料到废后一家必有异动，临时提拔谢震为丹茜宫卫尉。这种人，会百密一疏，放一个侍妾跑出家门告密？皇极寺中遍布据含玄的耳目，若要阻拦，馨娘根本见不到皇后。

是他默许的。是他要馨娘来将这张纸交给皇后。据含玄知道她到皇极寺做什么，为她提供了他愿意提供的东西。但他一言未发。素盈忽然觉得气馁，本打算交还馨娘的折叠好的纸张，又攥回手心。

“你回去吧，别再胡闹。”素盈装作若无其事，“我们还太年轻，伤不了他们的心。”

大雨下到晚间才收住。寺中杂役哗哗地扫积水，一波一波，扫清了徘徊的稀薄雨雾，月光澄明。

素盈带着一众女官往千佛殿为皇孙祷告，并没有花去很多时间——刚刚下过大雨，殿里湿气重，地板冰冷，只待了片刻，就有很多人考虑到这里对她的身体不好，劝她早早休息。她自然要正色道：“祈福原本就是一件以诚心为重的事，怎么可以这样草草结束？”

“既然是以诚心为重，娘娘有心即可，形式原本就不重要。”皇后身边永远都会有人为她着想，然后高声说出来让她听到。素盈在劝说下离开，又转往安静的三宝殿。

摇摆不定的烛光中，青衣宫女跪在案前抄金刚经，已抄了不少。素盈见状赞叹：“姐姐还是一手好字。”转身向随从的人说：“外面等着。我们姐妹静静地给死去的柔媛诵一段经。”

青衣宫女那双空洞的眼睛斜睨素盈，充满怀疑。素盈向她笑笑，跪在蒲团上低声诵念了一阵。

“娘娘别装了。”青衣宫女冷哼，“娘娘带我同行，是为死去的柔媛，还是冲着我？”

素盈闭目向佛像缓缓拜了拜，起身走到她身边，低声笑问：“有区别吗？”从袖中取出一块折得很小的纸，不疾不徐地说：“淳姐姐，你这双手，借我一用可好？”

月亮慢吞吞地从云层里露出一个边，殿中游荡着飘忽的微光。青衣宫女脸色惨白，嘴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素盈平静地望着她的眉眼，轻声说：“你仍然以为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？”

“娘娘在跟谁说话？”青衣宫女提起嘴角，牵强地笑了笑，月光在她脸上忽明忽暗，替她变换神情，“我自己，都不知道我是谁。”

素盈始终盯着她的眼角眉梢，竟觉得她说的是实话。

“有时候觉得，我是阿湄——拿曼荼罗毒害孪生妹妹的罪人。有时候觉得，我早已死了，应该是阿淳。素淳和素湄有生以来从未分开过，她们之间也没有秘密。我想找出一件事只属于我，可是……分不清那些记忆是谁的。”她说着，恢复麻木的神态，“我不知道

自己究竟是谁。”

“今天我需要素淳从阴间还魂——过了今天，你还是被没为奴婢的素湄。”

青衣宫女吸了口气：“被你发现，就完不了。”说着伸出双手端详，恨恨地长吁短叹：“早知有人惦记这双手，不如弄残，省得造孽。说吧，你想谋害哪个？”

素盈受这充满怨恨的指责，好一阵子说不出话。她忍了又忍，悲从中来，颤抖着说：“姐姐，我……没有了。孩子没有了。”

幽暗中的青衣宫女大睁着眼睛瞪她。

“你送我再多的银钿，也没办法救赎——我的孩子死了。”素盈说着，再也憋不住胸腔里的哭声，又怕殿外的人听见，飞快地咬住衣袖。

青衣宫女惊骇得如同冻在空气里，许久才复苏。她慢慢吞吞向前走，伸出手臂抱住了颤抖抽泣的皇后。

素盈刚从她的拥抱中感受到温度，她就忽然推开皇后，抽走那张纸，抖开一看，说：“她的字变了。”她知道素盈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马上就on知道要对付谁，不在多余的事上浪费时间，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仔细端详，边看边说：“这是左手的笔势。”

素盈擦掉眼泪说：“她很谨慎，流传于外的东西换了左手书写。”

青衣宫女阴沉沉地问：“这新字还有别处留存吗？”

“感怀四首，这是其一，还有三首可供对证。”

“你要我写什么？”

“如果你是她，会写什么？”

青衣宫女略加思忖，伏在案边动笔。一笔一画写得很慢，很久才写了十来个字。把这张纸交给素盈时，她再一次细细打量年轻的皇后，冷漠地说：“她罪有应得，你……早晚也是。可怕的家伙。”

素盈接过纸扫了几眼，心想她姐姐的见识果真没有在浣衣坊里流荡殆尽，字字直指雷池。

“你们是真正的素氏，我不敢比。”她叹罢，将纸藏入怀中。

青衣宫女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盯着妹妹，摇头说：“我们靠技能，你靠本能。而人性本恶，这才是真正的可怕。”她说到这里，眯起眼睛，冲皇后咧嘴笑了一下，“地狱之设，本是为人的。我们姓素的，一个也逃不了啊！”

素盈呆呆地想着这话，青衣宫女趁机深深一躬，退行出殿。

“等一下！”素盈忽然发令，那深青色的身影在廊柱的阴影中定住。素盈悠悠地说：“姐妹们死在宫里时，父亲说——‘阿盈，还好有你’。”

大殿里响起嗡嗡的回音，好像真有一个平王在看不见的地方阴沉沉地发声。青衣宫女唇边浮现了然的笑容，静静看着她。素盈失神的眼睛仿佛在看很远的远方或很久之前的过往，低声呢喃：“没有人在乎我的恐惧。我对父亲说我害怕宫廷，他嫌弃我没有出息。

我对哥哥说我害怕宫廷，他却要‘万死不辞’。”

素盈若有所思的目光穿过殿中的阴暗，定在那个面目模糊的女人身上，语气变得温柔：“入宫之前，我去扫过一次墓。为淳姐，也为了正视最糟糕的结局。她的坟修得很草率，可是干净整洁——有个男人，在附近结了一座草庐，坐在门口摆弄琵琶。”

阴影中的人向前走了一大步，冲到逐渐明亮的月光里。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她紧绷的语气透出难以形容的起伏，脸颊不受控制地颤抖。

素盈直直盯住她，不疾不徐地说：“他说阿淳善良坚强，他不相信她会干伤天害理的事，更不信她会自尽，一定是陷害。太奇怪了，对吧——姐姐们从小养在府中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问他怎么称呼，他说他姓唐。”

青衣宫女的身子猛然摇晃，双膝一弯，嗵地跌坐在地。素盈仿佛没有看见。

“陪我去扫墓的丫鬟管不住嘴，这事让父亲知道了。父亲大怒，要派人去拆了草庐，将那人赶走。我听到大哥说，‘事到如今，由他去吧，能守到今天，也真难为他’。所以那个人，现在还在坟前摆弄他的琵琶。”素盈停顿一下，“姐姐记得这人吗？我总觉得，小时候在哪里见过他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？”青衣宫女仰起头，脸颊上的泪水倒映出月光，像一道裂痕将面具劈碎。

素盈凝视桌上苍白的经卷，冷清地说：“素淳也好，素湄也罢，甚至素盈……终归要死在宫里，不过分个先后而已。可是看到那个草庐，再看到你，我才知道，那座坟墓不是最糟糕的结局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！”跪在地上的人开始啜泣，“关于我，你知道什么？！”

“过去的事，过去了。知不知道又如何呢？”素盈黯然说，“我不知道以后的我、以后的你是什么样。可我们还有以后，世上还有一个不信你会自尽的人。为了那个信念，也值得挣扎着活得更像个人吧？”

她走出去，关闭殿门。

殿内呜呜的也许是哭声，也许是风声。

那天发生的事，到底是什么？

很多宫人并不清楚。就同他们知道许多事情的大致过程，但不清楚大多数事情的底细。这件事情的大致过程是这样——

晚上皇后为柔媛祈福之后，觉得不大舒服，周太医与方太医立刻赶去。周太医走得太过急，不慎摔倒。刚刚下过雨，他这一跤摔了满身泥，不得不回去换衣服。方太医不敢耽误，先行一步。

方太医十分不情愿，还有些害怕。一想到皇后那无异于常人的脉，他就害怕——他已经犯下了欺君之罪。糊涂，该死的糊涂！他骂了自己千千万万回，可千千万万回当中，没

有一回能想到另一个选择。

他走入含光堂为素盈把脉，以检查“龙胎”是否无异。他只敢低头看着地面，目光却无法集中在一点。

“娘、娘娘御体无恙，大约是一时略受了湿气侵扰。”他从指尖感受不到任何危险的信息，那正常而稳定的脉搏一个劲对他说，这不是有孕之身，这是弥天大谎、欺君之罪……

皇后收回手，轻声问：“可需用药？”

方太医知道她流产之后极易受风寒，每次总要病几天，胃口又时常不好，摇头说：“无须用药，以四神汤调养即可。”

待周太医到时，皇后已宽衣睡下。平常她的药方都要给周太医过目，只是今天方太医并未用药，周太医也不便打扰皇后。

然后，宫人们所知道的是，皇后喝过四神汤就安寝，在半夜忽然呻吟，大呼来人。宫女们慌慌张张去看，只见皇后卧榻上血淋淋的。虽然前些天皇后也有一次有惊无险的出血，但再次见到这场面，宫女们还是吓得六神无主，匆忙去找太医。可方太医竟然不知去向，幸好周太医恪尽职守。

“叫、叫丹茜宫卫尉！”素盈雪白的面孔透出慌张和恐惧，声音不住打战。

“娘娘，周太医来了。”刚刚赶来的女官以为她惊恐之下语无伦次，却见素盈努力摇头。

“丹茜宫卫尉——快！”她加重语气，说完就不住地喘，再也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女官们面面相觑，不解何意，已有机灵的宫女不想那么多，飞快地跑去召唤。

很快，丹茜宫卫尉匆匆冲进屋，大步走到屏风外，跪倒叩首：“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素盈一听他的声音，用尽浑身力气撑起身子挣扎着说：“谢、谢将军！”才说了这几个字，她就头晕眼花，用手压着胸口，重重倒在床上。宫娥女官一齐惊呼，不知谁撞到屏风，哐一声险些砸在卫尉身上。

谢震跪着没动，骇然瞪大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素盈。当即有四名宫娥快步走上来，背向他站成一排，挡住他的视线。可他已经看见素盈全无血色的面孔，冷汗与泪水将她乌黑的头发黏在苍白的脸颊上，滴滴大滴的眼泪从晶亮的眼中不断淌出来。她的手紧紧抓着床边，灰白的手指上还染着血。她望着他的一瞬间，只能啾啾地喘气，发不出声音。她的目光伤心欲绝，又带着一线期待。

一瞥的图景让谢震如坠冰窟。周太医为皇后检查完毕，在一片慌乱当中，颤巍巍地跪地叩头：“臣死罪！”

含光堂中的人们全都忘记了呼吸。崔落花厉声大喝：“太医！你可要仔细言语！”

“确实……已经滑胎。娘娘节哀！”周太医将他曾经说过一遍的话又说了一次，实在做不到像第一次那样真切，可是含光堂中已起悲泣，素盈更是仰面痛哭不止。

呆若木鸡的崔落花很快醒悟，代替悲伤的皇后下令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！卫尉，立刻严守门禁，不准出入。倘若是有人谋害皇后，绝不可放过蛛丝马迹。”

“娘娘放心，臣一定彻查！”谢震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紧握的拳头青筋暴现。向上重重叩一个头，他起身退下，每个脚步声都沉重冷硬。

皇后身边的女官忙着救护素盈，没人注意到他恐怖的脸色，只有崔落花悄悄跟了出来。怒气冲天的谢震大步疾走，崔落花追不上，急忙叫声：“谢将军留步！”

谢震站住，绷紧的背影依然让人害怕。崔落花走到他身边，严肃地说：“今日之事太过突然，恐怕蓄谋已久。相信将军也知道，自从皇后有孕，朝廷内外有些人不怎么样高兴。”

谢震没有回答。他的呼吸粗重，愤怒仍未平息。崔落花简洁明了地说：“两位太医必须查。尤其方太医，珍媛就是死在他手上。但卫尉要记得，丹茜宫从未发生过动用私刑的事情，更未因此出过人命。越是这样令人扼腕的节骨眼上，越不能为皇后招来非议。”

谢震开口说话时声音还有些颤抖：“若有差错，我当以命承担，绝不辜负娘娘。”崔落花斜眼看了看他——这个人果然是这样的。

“死在将军手上，您怎样也脱不开干系。娘娘已失腹中子，再因为这件事，失去一个兄弟，岂不是珍媛那回的事又重演吗？将军务必尽力，还要谨慎。”崔落花淡淡地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接下来，宫人们得知：丹茜宫卫尉命令封锁皇极寺所有可供出入之处，带人挨门挨户地搜查上千间禅房厢房——没有一个人能够消失得无迹可寻，他发誓找到潜逃的方太医。

素盈伏在血迹斑斑的床上，不顾一切地大哭。周围的宫女们无法劝她，有的看她太伤心，与她一起哭起来。

这场泪雨，她已经忍了太久。哭着哭着，想到所做的一切，更加悲从中来——她曾经因为在宰相面前暗示皇后的私情，吓得连日惶惶不安。至少那是一件她信以为真的事情。可现在，她作假的时候，没有害怕。

周太医的酒壶是一件巧妙的东西，分为内外两层。这件稀奇的壶是平王送他的礼物。周太医并不喝酒，但壶总带在身边，向旁人表明他与平王府、皇后的关系，昭告外人，他已深陷在平王的派系之中不能自拔，不能背叛。

今天，周太医藏在酒壶外层的是牛血。素盈用水稍稍稀释，洒在床上的时候，手没有颤抖。她确信，皇后小产，没人会把心思放在验证血迹上。

大大的壶塞是一整块好看的黄玉，特意弄这样大的一块，仿佛是为了炫耀壶的价值——但素盈知道如何旋开。从里面倒出一块淤血时，她不想看，怕错认成另一块染血的床单。

那一刻，害怕了吗？没有。她在做必须做的事情，害怕无用。做不好才真正该害怕。

她喝了壶中内层的药，五脏六腑很快疼痛起来，疼得面无血色——难过，但她想要疼

痛。想要再一次，忆起撕碎她的那个夜晚，无边无际的绝望与寒冷。

到底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？素盈好像又听见姐姐说，“地狱之设，本是为入”。她正在坠落。

但谢震没变……像她估计的一样。她理所当然地利用了他。她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人。

素盈哭得喘不过气。一场好戏能除掉对不起她的人，却让唯一一个会为她痛心的人把假戏当真，为她伤心……想到这个，她就没法不哭下去。

“娘娘！”女官当中也有见过这种场面的，但没见过谁会像素盈这样肆无忌惮地用哭泣发泄，“娘娘，请保重身体！”

素盈哭到筋疲力尽，哭到眼前发黑、声音喑哑，无精打采地说：“都出去。”

她什么也不想做，只想独自等她的结果。现在，她站在岔路口，需要安静，静静地看哪一条路出现曙光——是那条写着“得逞”的路，还是那条写着“欺君之罪”的路。女官们静静地退出去，只有崔落花没有走。

“你也出去。”素盈闭上眼睛仰面躺着。

崔落花欲言又止，叹了口气：“娘娘——是关于素涓。”

素盈睁开眼睛，轻轻地问：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想趁乱从寺中逃走。”崔落花低声说，“她拿了娘娘写的一张字条，说是要立刻送往平王府。”

素盈不作声。姐姐能够模仿许多人的字迹，也有她自己的主意。

崔落花继续说：“卫尉知道娘娘的状况不能够写字，将她按逃宫拘禁起来。他疑心素涓挑这时候逃走，与娘娘小产有关。”

“没她的事。”素盈一字一句慢慢说，“告诉谢震，涓姐很聪明，今天这事，她已看到十步以后……她不敢在宫里待下去，才想逃。放她走吧。”

崔落花半晌不答，素盈心疑，问：“怎么又不说话了？”

“逃宫的奴婢，抓住先杖打一百。素涓如何经受得起，现在也就剩半条命在。”

素盈呆呆地望着上空，忽然说：“我要见她。”

崔落花大惊：“娘娘刚刚……这样如何见她？”

“不知我们姐妹能活到几时。不见一面，太可惜了。你来想想办法。”

崔落花见素盈消沉，不忍强加违逆，只得说：“有娘娘放话，总能救她活过来，但见面就……还是等娘娘稍好一些吧。”说罢她就告退。

素盈呆呆望着上空，仔细聆听周遭的声音。

太安静了，她听不见谢震为她大动干戈。

再后来，宫人们听说，方太医逃不掉，躲在厕中，很快被人发现。但方太医说他不是潜逃。今晚忽然腹泻，而他对这庞大的寺院不熟悉，又不敢乱闯，迷路好几次才找到解手

之地，竟被人凶神恶煞地抓了出来。那时他才知皇后小产。

“不可能！”方太医失控地喊了出来——她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小产？不等他喊第二声，一根浸过水的鞭子已劈头盖脸地打下来。这一顿鞭打，足足打掉他半条命，可挥鞭的人还不尽兴。

方太医在悲号中顾不上思考。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大对劲——他说不上哪里不对，只觉得很多事情与“正常”存在细微的偏差，可是绝对想不到，一寸寸的差错竟将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推向血肉模糊。

他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！至少他从来没有动过害人的念头，从来只是做着迫不得已的事——他只是别人的刀，账怎么能算到他的头上呢？

他徒劳地为自己分辩，不住嘟哝“冤枉”。他是冤枉，可要怎么证明？要向所有的人说“皇后早就小产了”吗？他自己为皇后诊过脉，证明皇后有孕，那一样是欺君之罪。有了这个念头，他渐渐发不出声音。

“将军手下留情！”谢震的手臂被人强行拉住，鞭梢一卷，从方太医脸颊上扫过，顿时刮得鲜血淋漓。

方太医透过血渍，看见丹茜宫卫尉拿过一只木托盘，上面放着许多纸灰和一块未烧尽的纸头，阴沉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方太医的脑子已经不大灵光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从你厢房里找到的，没有烧干净的信。你来读一读。”

方太医的眼睛被水、汗、血糊住，勉强看见那块纸上仅留的一行字：“旁枝晚出，后患无穷。”

一语双关。宫中人人都把皇帝、东宫和皇孙当作一脉相连的君王，而皇后素盈的孩子纵然是嫡出，还是被视为这条主线上蜿蜒出的旁枝。皇后的孩子日后是一大隐患，皇后也将成为一大隐患……两个后患，确实令人担忧。

“送信的是谁？”谢震问。

方太医无力地摇头。这栽赃太严重，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分辩。

“我没有暗害皇后。”他提着一口气说，“我没给娘娘开任何药，娘娘的四神汤也不是我动手做的……要查也该去查掌膳的人。”

“歹毒！”谢震见他竟然还无耻分辩，恨得咬牙，“四神汤中是不是有薏苡？有关薏苡引起小产的传言，你身为太医会不知道吗？”

方太医不敢说皇后早已小产，现在也不必忌讳薏苡了。

“那只是民间传言而已，《本草》并没有说过。况且妃嫔有孕，宫中从未将薏苡纳入禁用之列。”方太医口齿不清，还未说完就被谢震一掌打得眼冒金星。

“民间传言？太医明知道有这种传言，还敢拿皇后来验证吗？！”

方太医勉力抬眼看看这暴跳如雷的卫尉，恍惚忆起：平王府对这位卫尉有养育之恩，他是十足的后党，落到他的手里，皮肉之苦只怕还是轻的。

周围一众禁卫也觉得谢震失态，只是平日与他极为亲厚，并未多想。副卫尉上前规劝：“这事总归不是卫尉的权辖，既然已经将他拿获，还是交给宫正司去处断。”

谢震怒道：“皇后亲口将此事交付我，是我们的运气——倘若交给宫正司，那么今日来皇极寺的人，一个也脱不开干系，连我们也要去走一遭。众位信得过宫正司的人吗？”

提起宫正司，有不少屈打成招的传言。比那更可怕的是，平日里不留神得罪的人，很可能趁机在宫正司信口雌黄。本来没自己的事，也不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。这些禁卫不是第一天行走宫廷，想起那地方委实头疼，也不再提移交的话。

“卫尉，您先歇歇。给他留口气，让他说谁是主使。”

他们轮番上前，一个个凶神恶煞。

“早点说出来大家好受。”

“你什么都没有做，这信算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要躲起来？”

“腹泻？你以为这鬼话会有人相信？”

方太医渐渐看清了他的处境——宫廷里没有那么多巧合，也没有那么多人相信巧合。宫廷里有的，是让网中鱼自以为“恰巧”入网的阴谋。这不是他第一次陷入其中。

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身影，侍卫们狰狞的面孔之间，浮现出珍媛苍白的容颜，嘴角有一丝快意。是为了她……这天终于还是来了。

“是她！是她！”方太医歇斯底里地吼起来，“是她的阴谋，不是我！”

“是谁？”禁卫们凑上前。

可方太医已近气竭。他混沌地想：他罪有应得，但今天这一桩不是他应得的罪。他寄希望于这群人，只有他们在守候他的临终遗言，也只有他们能为他辩解。

“皇后……”是皇后，要为她妹妹报仇，来陷害他。方太医的意识渐渐溃散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声来。

“废后？！”禁卫们倒吸冷气，面面相觑。他们当然以为方太医叫的是“废后”。

废后的死忠们，仍然称废后为“皇后”。而且看到那封信的残余之后，每个人都在心里的某处悄悄怀疑：“会不会是缙城的那位，或者东宫的指示？”听方太医叫出一声“皇后”，正合他们心中那个隐秘的猜测。谁会联想到，这个“皇后”是那位正因痛失胎儿而伤心欲绝的皇后呢？

“卫尉……”

“将军！”

禁卫们不敢做主，望向谢震。而谢震已经有了他需要的答案。

皇后小产很少有悄无声息、大事化小的，不过素盈这一胎的代价格外大一些。查出废后在幕后指使之后，该管这事的人很多，丹茜宫不再过问。废后私离缙城一事也被纠举出来。得知那个因罪被废的女人，不安守本分，反省过错，却出于不甘，心急火燎地实施一

系列逆行，连原本怀有同情的人也对她颇有微词。朝中如火如荼地讨论对素庶人的惩罚。

素盈留在皇极寺静养，不准任何人在她面前提那些大臣是如何争吵的。

她的时间用来读书、看画或者听女官们诵经，完全是一心休养、努力摆脱悲伤的样子。可是就算什么也不做，她仍然觉得很累，晚上总睡不好，白天一睡就是好几个时辰。

近来时常下雨，素盈醒来时阴雨蒙蒙，辨不清时辰，看见崔落花忧心忡忡地守护在床边。素盈能猜到她那严峻的面色和谨慎的守护是因为什么——她以为谢震揪出的元凶会是东宫，没有想到竟是废后。她知道捅了废后这个错误的马蜂窝，必有接踵而来的麻烦。如此局面，她只肯让信得过的人来时刻守护素盈，而她信得过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她自己。

素盈微笑着坐起身，安慰她说：“我还没有垮掉。”崔落花也勉强笑了笑。

“我想到窗边看看。”

“正下雨呢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
素盈执意要她搀扶自己到窗前，推窗看见丝丝绵绵的雨散入梨花之间。满树绿叶洗得苍翠，可惜花已凋残，失却了梨花带雨的韵致。尽管如此，素盈仍然看了好一阵。崔落花低声向素盈求证：没有把东宫扯入此事，是不是素盈担心与东宫对立还有些早？

“不是。”素盈笑笑说，“先生那么聪明，只管往对我更加不利的地方猜。”

崔落花明白素盈为宫中暗传的“主脉侧枝”一说烦恼。她漠然指着外面一棵梨树道：“娘娘从树冠上能看得出哪里是侧枝，哪里是主干吗？”

素盈随便指了一下。

崔落花微笑着说：“树是很奇妙的东西，要时不时修枝，所以折去三两枝不会死。而被剪掉的，变得一文不值。因为大家都会照料活下来的部分，让它长好，没那么多人去深究它原先是主是侧。娘娘若是不信，立刻命人将主枝砍去，看看这侧枝上明年是不是依然抽叶，后年是不是照样开花。再过三年，问问旁人何处是主枝——不论他挑中哪一枝，都只是原先侧枝上的侧枝而已。”

素盈含笑摇头：“你没说对。”

不对在哪里？她不再说下去。周太医这时候来拜见。

周太医与崔落花二人是皇后的心腹，可崔落花察觉到，最近太医与素盈之间有一个她无法涉入的隐秘。然而她不敢深究，只盼素盈做事把握分寸，不要让秘密葬送全家的大好前途。

“太医辛苦了。”素盈待周太医十分温和。她欠他一个道谢——这位老太医在方太医的水壶里投下泻药，为她的计划摔了一身水，趁换衣服的空当将素涓写好的假信在方太医厢房内烧剩一角……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，他若出错，就变成弥天大祸。

“臣罪该万死。”

素盈望着他凄然笑道：“凑够一万次再说吧。”玩笑吓得周太医一哆嗦，她仿佛没看见，拿出一个大木盒，说：“这几天平王又呈进来很多东西给我。盒里的东西，我用不

到，太医拿去。”

周太医一边谢恩一边接过木盒，觉得十分沉重。他换了一个话题：“寺中简陋，恐怕照料不周。此时移驾已无大碍……娘娘，差不多该回宫了。”

素盈拿起身边的书，边看边说：“这里清静，适合养病。”

周太医不敢多话，告退回到自己的住处，静静地盯着木盒看了一会儿，小心打开。

里面有一枝灵芝，分量不太重。他又拍了拍木盒，发现一个暗层，放着他的酒壶。他忐忑不安地检查所有的夹层暗格，呆了片刻才松口气，对自己苦笑——如果壶中是毒酒死药，他也不得不吃下去。看样子，皇后还打算用他。这样一想，前程更加不知是吉是凶了。

最后，宫人们知道的结局是：方太医由皇极寺移交宫正司的当天，就自尽了。

“娘娘将永远无法知道珍媛死时的真正景况。”崔落花有些怪宫正司下手太急。不过，据她打听到的消息来看，那位宫正司直长杨芳是个有两种面孔的人，对待他的恩人十分虔诚，对于落入他手中的嫌犯，却是个动手快而狠的凶神。

“我试探过方太医。他惊慌失措——珍媛的死，他脱不了干系。可他这样的人，没胆坦白主使是谁。”素盈恍恍惚惚地说，“我知道他死有余辜就够了。人都死了，真相还有什么用？到我死的时候，今天发生的事情也没人有兴趣追究。”

“娘娘千万不要这样说！”崔落花连忙制止她说这些丧气的话，“娘娘这样年轻，还有的是机会。”

素盈瞥她一眼，闭上眼睛，沉重地、长长地叹息。

“没有了。”

小产第四天，手里的书翻得卷了边。素盈数不清已经看了多少遍，明明可以倒背，偏偏还是想要一个字挨一个字看下去。又看了几页，她放下书稍稍休息，身边的宫女才禀报：“卫尉在外面等娘娘召见。”

“快请进来。”素盈说着向宫女轻轻颌首，宫女连忙捧了另一个木盒出来。

谢震隔着屏风行过大礼，跪着不动。素盈照常说了几句场面话，赞他办事尽心，将木盒赏他，然后赐了座。她一时想不到什么可说的，他也沉默。

“我有话单独问卫尉。”素盈遣退宫女时，崔落花有些担忧地看了她一眼，她装作没有发现。

以为没有旁人，就可以随便说些什么，可是周围安静时，素盈还是想不到话题。

“娘娘，为何不回宫？”还是他先开口。

素盈笑笑说：“不急。”

谢震忽然问：“难道娘娘在等圣上来吗？”

素盈嗤的一声笑道：“我从不等那些不会来的人。”